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 程季华主编

燃烧的是灵魂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Chen Huangmiao, a man with glasse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

陈荒煤传

严平 / 著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燃烧的是灵魂

陈荒煤传

严平 /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烧的是灵魂: 陈荒煤传/严平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 1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ISBN 7-106-02399-X

I. 燃… II. 严… III. 陈荒煤 - 传记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2857 号

责任编辑: 朱彦玲

图片编辑: 赵子航

装帧设计: 赵子航

责任印制: 刘继海

燃烧的是灵魂——陈荒煤传

严平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cfpw@edude.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00 毫米 1/16

印张/19 插页/4 字数/317 千字

书 号 ISBN 7-106-02399-X/K·0069

定 价 38.00 元

出版前言

2005 年是中国电影诞生 100 周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走过了艰苦卓绝而又辉煌灿烂的路程,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他们与历史相伴,无论是在清末民初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还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年代里,他们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克服各种困难,拍摄了众多的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毫无疑问,追寻他们的艺术足迹,描绘他们的多彩人生,展现他们的宽阔胸怀,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电影的研究工作,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在庆祝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喜庆日子里,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编纂了《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并授权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该套丛书的首批图书。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首批图书,选择约 20 位电影家为对象,包括从事编剧、导演、表演、摄影、事业管理等工作的电影家。通过对于他们流金岁月的回顾、生活历程的展示,描述他们的人生阅历,记录他们为中国电影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同时,也可以对一些重要的电影历史进行过滤和补正,增加电影研究史料的积累,达到以史鉴今之功效。

首批图书以每人一部著作的形式,总计出版约 20 本。作者

将在对传主深入采访以及搜集补充相关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以纪实文学的笔法,对传主的演艺生涯、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往事的梳理和不脱离事实范围的文学描写。因此,全书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既有个人传记的纵向特点,又不完全拘泥于琐碎细节,而注意展示所述重要作品、重大事件横切面的宽阔历史背景;既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又大胆进行具有一定想像力的文字发挥。

首批图书中的各本著作,本着形式多样的原则,根据传主的情况和意愿,在口述实录、自传和普通传记等多种传记形式中,确定不同的体例。

在酝酿首批图书的传主人选时,优先考虑从未出过传记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突出反映电影艺术创作中主要部门的著名电影家的成就,更是整套丛书的出发点、着眼点。由于传主各自的情况不同,相对应著作的文字与图片数量也将有所不同。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是一项长期选题,也是一项民族电影学术工程,今后在适当的时机,还将陆续出版丛书的其他电影家传记图书。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编委会

2005年6月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编委会

主任：康健民

何志云

副主任：柳秀文

李梦学

委员：康健民

何志云

程季华

李国民

柳秀文

李梦学

汪菊平

陈若颖

翟建农

主编：程季华

副主编：翟建农

目 录

出版前言	1
第一章 一颗革命种子的发芽	1
上海,一个穷孩子的成长	1
长江边大革命的洗礼	6
新文学的召唤	13
第二章 在左翼文学运动中	19
难忘的上海剧联	19
参加“左联”与“两个口号论争”	25
小说创作的高潮和散文创作	31
“亭子间文人”	39
第三章 战争与漂泊	47
在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演剧活动	47
第四章 延安,一个新的起点	60
初到延安	60
上前线	65
整风前后	76

第五章 从解放区到新中国	90
在太岳的土地上	90
边区文联——无法逃离的文化圈	98
政权交替时期的文化接管	105
理论的选择	111
第六章 进入电影界	120
转折的一年	120
剧本是基础	131
第七章 在政治和艺术之间走钢丝	143
“双百”和“反右”	143
“大跃进”与“十周年献礼”	150
“新侨会议”前后	162
“创新独白”和“大写十三年”	173
第八章 失去的十四年	180
暴风骤雨的前夜——文化部整风	180
在“文革”中	193
第九章 在新时期文学的前沿	210
恢复与重建	210
由“伤痕”引发的分歧	222
第十章 重回电影界	235
再陷漩涡	235
期待“黄金时代”	247
负重前行的老兵	255
第十一章 散文写作的收获	265
在怀念中沉思历史	265
尾声 不息的燃烧	277
附录：荒煤大事年表	289
后记	297

第一章 一颗革命种子的发芽

上海，一个穷孩子的成长

对我来讲，在青少年时代，梦和现实一样，都是充满了不幸和忧郁。

——荒煤《梦之歌》

童年是忧郁的。荒煤这样讲述自己的童年生活。

1913年12月23日荒煤出生在上海。原名陈光美，又名沪生。祖籍湖北襄阳。自记事起，荒煤就很少见过父亲，只看到过一张父亲青年时代身穿军装的照片，长脸宽额中一双眼眶深陷的大眼睛，显得严峻和威武。每当看到这张照片，荒煤就有一种神秘和兴奋的感觉。他朦朦胧胧地知道父亲是一个“革命党”。他曾经在母亲的柜子里翻出一个父亲贴有孙中山照片的证件，不料母亲却惊慌地抢过去藏了起来，这就更增加了荒煤的好奇心。直到中学时代荒煤为父亲填写履历表时才对父亲的经历有了一些具体的了解。

父亲陈伯超曾在黎元洪部下当过团参谋长、粮饷科长。参加过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参加过武昌辛亥革命，后又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活动，被通缉，逃亡广东。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被推选为大元帅后，父亲还在大元帅府担任参议职务。他的年青时代的确是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

然而，父亲这个“革命党”并没有给家庭带来什么好处，由于长期流亡在外，家庭经常处于贫困之中。一次，荒煤看见一位风尘仆仆的叔叔来到家里，说是父亲叫他来看望他们的，母亲一面含笑一面流泪地接过叔叔带来的一包钱，发现里面除了少数银元外都是两角钱一枚的银毫，母亲难过地伏在桌子上哭了。后来父亲更加穷困潦倒，连一份固定的职业都没有，即使这样，他提起当年自己当粮饷科长床下堆满了银元、珠宝却从来没有沾过一个指头时仍然充满豪气：“我们那时候年青，是真的闹革命呵！”他所说的“革

命”给荒煤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逃亡后，荒煤随母亲留在上海度过了12岁前的一段时光。由于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家庭经济十分困窘，荒煤读了两年正式小学，一年私塾，又断断续续地读了半年多的“弄堂小学”，因无法按时交纳学费，时常停学。

他是“弄堂小学”里的聪明学生，可以很快地回答出老师提出的问题，但因为不能按时交纳学费时常遭受到老师的冷漠。他的同桌——房东太太的宝贝儿子总是考不取正式小学，老是留级，却总是受到教师和校长的欢迎，还总是把回答不出问题的火气发泄到荒煤身上，掐他身上腿上的肉。荒煤只有拼命地忍住不吭声，因为他知道，闹到校长那里，自己也不会得到保护。真的打起来自己身体弱还打不过他，再说家里经常拖欠房租，绝不能让房东太太去找母亲的麻烦。在这种情况下，荒煤真想早点离开学校。

回到家里，荒煤同样感到难过。母亲常常因为生活拮据而叹息，实在没办法了，就差荒煤把家里稍好一点的東西送到当铺去。他常常要在当铺高高的柜台下踮着脚举起双手才能把东西递上去。母亲还时常邀请一些生活富裕的朋友到家里打麻将，打牌抽头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接济。尽管幼小的荒煤对这些十分厌烦，但也不得不断地上街为她们买菜，买香烟、点心，打开水，泡茶……因为这个原因，后来他一直讨厌打麻将，从来也没有抽过一支烟。

最让他难受的是拿着母亲写的条子找人去借钱，多少年后他都没有忘记那种惶恐不安的情景：

我站在那里，像一只刚出洞口的小耗子似的不安地东张西望，不敢正视她们的眼睛。我紧紧地攥着手心，抓着衣襟，等待她们的回话；稍觉她们有点迟疑，一刹那间，我就头上直冒冷汗。

（《快乐之神的离别》荒煤 1984）

他从心里厌烦这些差使，但又不能不非常注意母亲忧伤的眼神。他已经习惯从母亲忽闪的眼光里随时窥探一些信息。偶尔发现她眼里有点泪光，他就会紧张地跑到床背后的米缸前，揭开盖子看看里面还有没有米，或拉开抽屉，看看有没有父亲的来信。时间一久，他竟有了一紧张头上就冒冷汗的毛病。

幼年的生活对荒煤来说没有什么乐趣。他既不能上正式的学校读书，又因为身体弱小不能和那些野孩子们打闹，他没有朋友。变得敏感、孤独，



母亲是柔弱、伤感的，然而，她却为年幼的荒煤打开了文学之门

常常因为贫穷感到自卑和屈辱。他幼小的心灵就像干枯的小草需要雨露和阳光的滋润，而给予他这种滋润的是他身边的三位女性，她们为他打开了一个古典文学宝库，那些作品影响了他以后一生的生活。

荒煤的外祖父曾是清政府一名海军军官，母亲从小爱好文艺，有过一段幸福的青春时代。结婚后因家境不好，母亲变得多愁善感，喜欢从书中戏里寻找安慰。荒煤很小就开始跟在她的身后去看“文明戏”，看电影，当荒煤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母亲被戏中的情节感动的眼泪常常滴落在他的头上。母亲还是一个《红楼梦》迷，她的枕边长年放着《红楼

梦》，书页上注着她的批语，诗旁还打着许多圈圈。荒煤最早阅读的文学作品就是悄悄地从母亲枕边一本本偷出来的《红楼梦》。失学在家，一天他意外地从母亲锁着的柜子里发现了《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西厢记》、《老残游记》、《今古奇观》……还有不少笔记小说。他怀着好奇的心情翻看那些书，立刻就被它们吸引了。尽管当时他只读了两年正式小学、不到一年私塾和断断续续的“弄堂小学”，连一本孔子的《论语》都没有读完，但他却凭着一本《国语注音字母小字典》和一本《康熙字典》连蒙带猜地把这些作品都啃了一遍。他兴趣最大，看的最多的还是《红楼梦》、《水浒传》，虽然他并不能完全看懂书里的意思，但这两部书却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异常广阔丰富却又十分陌生令人惊奇的世界。书中一个个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持续了很久，以至于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对这两部书总是百读不厌。《红楼梦》也成了他一生中看的次数最多，收集版本最多的文学作品。即使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荒煤跟随八路军三八六旅参加袭击敌人的战斗时，他还向潜入

县城的游击队长提出要求:能否买一部《红楼梦》回来。游击队长真的想法给他买了回来,这部《红楼梦》就跟着他度过了那段枪林弹雨的日子。

荒煤永远忘不了他多愁善感的母亲,尽管她哀伤的泪水曾浸透了他幼小的心灵,使他稚嫩的心感受到沉重的压抑和烦恼,但她也以她对文学的爱好让他汲取到雨露和阳光,这便是她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遗产。

童年时代,给荒煤影响很深的另一位女性是他的“伯伯”——姨母。这位姨母年轻守寡,没有孩子,只好投奔自己的妹妹。荒煤出生时早产,又被脐带紧紧缠住脖子,家人觉得不吉利需要多重保护,就赶紧把他过继给了姨母。因为姨母年轻守寡身世不幸,不能叫妈妈,只能叫“伯伯”。



在这张照片的背面,母亲亲笔写着:民国廿八年春二月摄于汉口法界,此乃劫后余生之母三人。这是母亲留下的惟一的笔迹

和母亲多愁善感的性格不同,姨母办事果断非常能干,当柔弱的母亲躺在床上叹息时,姨母却用她坚强的性格和能干的双手支撑了这个家。姨母是个弹词迷。每当忙碌了一天,她总要拿出一本弹词来读,有时轻声朗诵,有时还要给睡在身边的荒煤讲述里面的故事,年幼的荒煤根本听

不懂,但姨母此时发出的动听的声音和欢悦的眼神却使他感到温暖和安宁。当他遇到一些不明白的事情时,姨母常常用简单朴素的语言一下子就为他解开了谜团。他觉得姨母的见多识广一定和她读的书有关,他感受到了姨母手中的书的神奇力量,他也喜欢它,因为它能使疲劳的姨母每天都有一段快乐的时间。后来荒煤回忆说,这实际上正是自己幼年时代的启蒙。

渐渐长大的荒煤无法愉快,一度好像得了忧郁症,常常一句话不说,也不想见人。为了安慰这个早熟的孩子,姨母总是拿出自己的私房钱鼓励荒煤出去逛逛。那时候他们住在霞飞路后面,荒煤常常从霞飞路走到南京路再沿着西藏北路走向四马路一带。繁华的上海灯红酒绿光怪离奇,荒煤茫然徘徊在街头,最吸引他的是四马路上那些大大小小的书店和书摊。母亲柜子里的书已经被他翻烂了,这些书摊正好满足了他的需要。他东跑一家西走一家,贪婪地阅读各种书籍,见到感兴趣的就站在那里看上几十分钟,

有时一本十来万字的小说不到一个小时就翻完了，还迅速地掌握了故事的梗概（荒煤看书看剧本速度快就是从小在书摊上练出来的功夫）。后来，每当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就赶快离开家到书摊上去。他惊讶地发现，几乎每一本书都能告诉他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在他面前打开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门，不过那个世界是如此错综复杂，如此邪恶可怕，他感到迷惑、震惊，无法弄明白，只能把这些闻所未闻的东西一古脑地装进脑袋里。

读书使他暂时忘记烦恼，却没有解除他的忧郁症，相反他的忧郁更深了。姨母没有发现这一点，看见他喜欢读书，就毫不吝惜地拿出自己辛苦积攒的钱让他去买书。12岁那年，父亲在湖北大冶象鼻山铁矿找到了一份警察所长的工作，他们全家要离开上海了，荒煤没有什么留恋的，只是舍不得那些大大小小的书店书摊。慈爱的姨母悄悄地叮嘱他抓紧时间跑书摊，遇到喜欢又用的着的书就买下来带走，钱当然还是从她辛苦积攒的私房钱里出。

如果说荒煤从母亲和姨母那里得到了文学的启蒙，另一位女性却使他在充满压抑的生活中感受到美丽善良的感情，最终使他燃起写作的欲望。

谢阿姨，是母亲的好朋友。她身材高大性格开朗，喜欢大声欢笑，连多愁善感的母亲也会被逗得笑出眼泪来。她经常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帮助性情柔弱朋友，对荒煤更是疼爱有加。性格内向的荒煤很愿意接近她，他喜欢听她快乐的笑声，那笑声和一双灵性的生气勃勃的大眼睛让他这个只有十来岁的孩子感受到了生活中的阳光，也掀起他青春萌动的幻想。他在心中把她当作自己的“快乐之神”。她的漂亮的女儿小海则被荒煤当作是自己的妹妹。谢阿姨家有许多外国文学作品，还有林纾等翻译的外国小说和小说月报。这些都是母亲认为没有意思的，但谢阿姨喜欢看，他也就时常到她家里翻看。他还常常跟着谢阿姨和母亲一起去看戏看电影，乐此不疲地为她奔来跑去地做一些小事情，甚至幻想他的“快乐之神”能够带着他和小海离开这个让他郁闷的上海，到一个快乐的地方去。然而，这位“快乐之神”也是很不幸的。

谢阿姨的丈夫是荒煤父亲的朋友，年轻英俊，也是一个革命军人，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死了，他的死给谢阿姨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几年后，谢阿姨不顾家人的反对和一个从事民族解放斗争的朝鲜人结合在一起，可是这位奔波于上海、东京、朝鲜的革命党人在一次去了日本后就再也不见踪影。谢阿姨这位叛逆女性，终于在生活的重压下又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有钱老头。

谢阿姨的快乐曾使荒煤有过短暂的幸福,当她不得不带着小海离开上海去嫁给一个老头时,就像一阵狂风暴雨把刚刚播撒在荒煤心里的幸福嫩芽折断了。早熟的荒煤第一次体会了离别的痛苦,在情感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整天闷闷不乐,痛恨自己读了那么多小说,却没有办法像小说中的英雄那样去解救谢阿姨母女。一天,他到霞飞路上去逛盂兰会(一种祭奠祖宗的民间风俗,扎彩灯、烧香拜佛等),遇到一个被仆人簇拥着的老头。老头步履蹒跚气喘吁吁地张着嘴,身边却跟着好几个女人,而那个被他叫做三姨太的竟然是一个只有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孩,那女孩在众人充满好奇和鄙视的目光下羞得抬不起头来。荒煤在人群中被人推搡着已经很不高兴,联想到谢阿姨也是嫁了这样一个老头,心里就更加充满屈辱和愤怒,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拾来的大炮仗点燃了,大喊一声:“格只老头子勿要面孔,讨这样年青的姨太太,依应该下地狱!”冲着老头子就扔了过去。炮仗一响,人群一阵骚乱,他撒腿就跑了。

那天晚上,他不断地做着噩梦,幻想、失望、愤怒纠缠在一起,使他这个只有10岁的孩子不能平静。后来,他开始写诗时发表的一首诗就是记述这段感情的。他怀着真挚的感情在诗中把谢阿姨和小海合二为一,把她们写得更加美丽动人。为了纪念分离,荒煤还为小海起名海丽,意思是要小海记住她那位从事革命事业的朝鲜父亲。

1925年夏天,荒煤跟随家人迁往湖北大冶。他们在夜晚登上了英国怡和公司的一条轮船,当轮船在汽笛声中驶向茫茫的黑夜时,母亲和姨母紧紧抓着栏杆,望着渐渐消失在波涛声中的灯火辉煌的上海,禁不住发出了悲切的抽泣声。荒煤两眼直直地瞪着远处一声不响,直到看不见任何灯光了,他才回到船舱,躺在熟睡的弟弟身旁流下泪来。

长江边大革命的洗礼

我这颗孩子的心真正为崇拜革命的威力而更加感到骄傲。在我的一生中,只有这一次,也只能有这样一次天真的狂热的骄傲!

——荒煤《在大革命的风暴中》

离开上海,荒煤这个在畸形繁华的大城市长大的孩子走进了一个新的陌生的世界。

“第一次乘船溯江而上,觉得长江真长,这么浩浩荡荡,望不到头。”奔腾

不尽的浑浊江水、两岸变换的景色、轮船上各种各样的人……那些扛着比身体大几倍的棉花包的码头工人晃动的身影使他感到惊心动魄,还有那些站在飘荡的破木板上瘦骨嶙嶙的孩子,他们举起竹竿顶上的旧布口袋大声乞讨,那嘶哑的声音让他感到窒息……当时他无法说清一个来自城市的孩子所感受到的强烈震动,他只能瞪大双眼,默默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船头上优雅清闲散步的头等舱的洋人们;和洋人只有着一条铁栏杆之隔的二等舱的商人们;还有他自己所在的四等舱:没有间隔连成一片的上下双层的铺位,弥漫着汗味和烟雾的浑浊空气,老人孩子的咳嗽啼哭,加上窗外永远不停的马达声,像是一个无比喧嚣、杂乱的集市……所有的一切都清晰地印在一个孩子的眼里,在以后却以生动的形象丰富的色彩屡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凌晨,怡和公司的轮船到达了大冶黄石港,因为没有停泊的码头,一只大木船等在江心接送客人和货物。

这一天晚上没有月亮,江面一片漆黑,木船上只有两盏不亮的油灯闪晃着。我只觉有一双有力的臂膀把我举起来,似乎要把我抛到江心里去,然而却又轻轻地落在木船里了。在一片紧张的吆喝声中,我听见母亲惊慌地呼唤我的声音,我还来不及回答,她已经紧紧地把我拥抱到怀里了,喃喃地劝我不要害怕。我却直瞪着眼睛,看见那艘轮船很快就消逝到黑暗里去了,而我们的木船却在江轮激起的波澜中不停地摇晃着,缓慢地驶向岸边。我有一种十分迷惘的感觉,似乎那艘江轮带走了我过去的一切——我的童年、贫困、海丽和快乐之神、迷人又烦人的书籍……而把我渡向一个黑暗而宁静的、非常陌生的世界。

(《故乡情》荒煤 1984)

他第一次走进了自己的故乡——湖北,他们在大冶象鼻山铁矿附近的一个偏僻山村住了下来。晴朗的天空、起伏的山谷、褐红色的土地和远处采矿的爆炸声让他感到兴奋和新奇。但是他很快就感到了冷清和寂寞。这里没有学校,没有电灯,更没有书摊,一天天相同的寂静使日子变得格外无聊。在难耐的寂寞中,家里的厨子刘师傅成了他的朋友。

刘师傅是个孤身一人的老头,他淳朴、善良、神通广大,不仅会种菜烧菜还会推拿按摩,会跳大神镇鬼驱邪,会唱花鼓戏。他教给荒煤许多不懂的东西:如何种菜、钓鱼,如何捉蟋蟀、观察蟋蟀的战斗能力……在荒煤几乎要和他

断交的威胁下，他终于同意带荒煤去看他如何给村里的人治病。结果让荒煤非常震惊，他看见了在“跳神”时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刘师傅。他瘦弱的身体突然爆发出一股惊人的力量，几乎是用整个身心在和魔鬼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

我只看见老刘那双发亮的眼睛直瞪着，一直注视着一个地方，口里默默地念念有词，然后全身颤动起来。我看得见那挽起袖子的胳膊发青的脉管都似乎在颤动，他一会儿仰起头来，一会儿又摇晃着脑袋，使他黝黑的脑后的长发也抖动起来；最后他手执一柄木剑不停地向房子的每一个角落进行劈刺、砍杀，好像在追逐四处逃窜的鬼怪。

……大约有半个小时左右，老刘突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满面红光的脸色又变得苍白起来，呼吸也渐渐平静下来，眼睛又忽闪忽闪地活动起来，可是光秃的脑门上却没有一滴汗珠。忽然，他瞟了我一眼，闪耀着一种得意的微笑的眼光，我也不禁回答了一个真诚的赞赏的微笑。

（《故乡情》荒煤 1984）

刘师傅镇鬼驱魔的勇气和真诚使荒煤感动，几天后那位病人情况真的好转了，还送来了两只活鸡。刘师傅做了拿手的红烧鸡块，在他的殷勤要求下荒煤抿了几滴白酒，使刘师傅兴奋得满脸通红。

这个孤独的老人喜欢上了荒煤，他偷偷地带着荒煤到山沟里看花鼓戏，元宵闹花灯时，他还会表演活捉蚌壳的老渔翁，丰富的表情和有趣的模仿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一年后，荒煤离开乡村时，没有什么更多的留恋，对刘师傅却恋恋不舍，而刘师傅的眼睛“恍恍惚惚”偶尔目光和他相遇，“就露出一丝凄然的微笑”。他知道荒煤不信鬼，但还是为他杀鸡、剖鱼，用鸡血鱼血为他求了一次福。

乡村一年多的生活，荒煤从这位孤苦善良的老人身上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虽然父亲请了一位会计先生为他教一点语文和英文，但荒煤始终认为刘师傅才是他真正的老师。他长了很多见识，觉得自己长大了。20世纪30年代初荒煤创作的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孤苦老头的形象，就是从刘师傅身上得到的灵感，后来他写作的短篇小说《只是一个人》（后改名《半仙师傅》）中的那个诙谐可爱又孤独的半仙也是以刘师傅为原型塑造的。不久，他认识了父亲的年轻战友毛叔叔——一个因革命失败而染上烟瘾却还盼望着能为国效力的人，还有翠婶、老大婶等。这些人都给了他很多的人

生的教益。

1926年夏天,在父亲的安排下,荒煤独自一人离开家来到武汉,进入汉口第六小学学习。不久,全家也从大冶搬到了汉口。

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北伐从胜利到失败,国共从合作到分裂都经历了极其复杂惨烈的过程。当时的武汉正处在革命风暴的中心,只有14岁的荒煤,以一个孩子的身心亲历了那场大革命风暴的洗礼。

因为父亲的原因,荒煤从懂事起就对“革命”有着特殊的感受。他眼里的革命是生活的穷困、父亲的流亡、母亲和姨母的眼泪、谢阿姨的再嫁、毛叔叔的挣扎……“是一个摆脱不掉的令人忧伤的、痛苦的幽灵。”可是当席卷武汉的大革命风暴真的展现在他面前时,他看到的却是震撼人心的口号和歌声、是红旗招展的广场、是传单标语飞扬



1940年汉口沦陷,一家人漂泊到南京。长子(荒煤)杳无音信,次子(光玉)也在外谋生,父亲独自支撑着生活,昔日军人的威武和暴躁早已荡然无存,眼睛里流露出的是无奈和苍凉。母亲的眼神十分凝重,仿佛每时每刻都期盼着儿子们的音信,一生操劳的姨母此时也终于显出了疲惫。谁能料到,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三位老人相继故去,留下了两个小弟弟流落他人家

的天空。他参加了童子军,夜以继日地热衷于各种活动,母亲笑骂他:“你疯了,不要命了!”他觉得自己真是“疯了”。在游行的行列中他是童子军鼓手,站在小学校游行大队前列,骄傲地挺着胸膛,敲打着胸前的小鼓。在宋庆龄的讲演大会上,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手持木棍维持秩序。他还经常在墙报上写点东西,担任了学生会墙报编辑委员。他的第一首诗这样写到:

我这个穷孩子一无所有,
只有一颗纯洁鲜红的心灵,
我要把它献给革命,
让它在革命风暴里翻腾、前进……